

中国古典文学

厚古薄今批判集

第一輯

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

厚古薄今批判集

第一輯



中国古典文学
厚古薄今批判集

第一輯

作家出版社編輯部編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57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 918 字数 132,000 开本 787×1092 耗 $\frac{1}{32}$ 印张 7 $\frac{5}{8}$ 插页 4

1958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1958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册

定价 (6) 0.65 元

出版說明

毛主席在《介紹一个合作社》的文章里面这样說：“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乡村、工厂、合作社、商店、机关、学校、部队、街道，总之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經普遍使用起来了的，应当永远使用下去。清人龔自珍詩云：‘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馬齐瘖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大字报把‘万馬齐瘖’的沉悶空气冲破了。”

現在这部批判集，主要就是大字报的选集，絕大部分是学生批判老师的，小部分是教师們的相互批判和自我批判，还有几篇有关的綜合报道和座談記錄。批判的是高等学校教学研究当中的严重的厚古薄今傾向。这个傾向实际上就是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里面的資本主义道路。

古典文学教学研究領域里面，資產階級的白旗造成了“万馬齐瘖”的沉悶局面。大字报的风雷一鼓蕩，果然就把沉悶空气一扫而空。白旗被拔掉的地方，无产阶级的革命紅旗正在插上去。文学艺术方面群众性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大字报同样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

只要有无产阶级的党的领导，群众就可以做出一切

神奇的事情。现在开始的这场斗争，必将锻炼出大批的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千千万万大字报的作者当中，将来一定会涌现出很多很多红色的古典文学专家。无产阶级才是一切人类文化优良遗产的合法继承者，也是人类最优秀文化的创造者！

这里选的大字报都是作为一种倾向来批判的，不是针对什么人。这是希望读者了解的。

作家出版社编辑部

1958. 7. 12.

統一書号: 10020·918

定 价: 0.65 元

目 次

第一部分	美术字.....	3
	美术字参考.....	9
	数碼的写法.....	18
	拼音字母的写法.....	19
第二部分	黑板报.....	20
	粉笔的使用.....	23
第三部分	刊头、花边参考.....	24
第四部分	会场、光荣榜的布置.....	49
第五部分	繪画常識：画人.....	59
	画景.....	64
	牲畜、道具.....	65
	放大、縮小.....	67
	配色和色料.....	68
	宣传画举例.....	69

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给教学带来了

- 危害……………陈貽猷 (66)
古典文学教学中的几个问题……………卓如 (70)

教学中的考据……………北京大学(未署名) (76)

火烧教学中的非马克思主义观点……………陈键 (78)

在教学中“考证”应当放在什么地位?……………邓魁英 (81)

徐先生的考证……………卞昭慈 (84)

王先生考证是为了什么?……………陈蕴华 (87)

师傅带徒弟,带到哪儿去?……………俞恒勃 (91)

吴先生学术研究上的纯技术

观点……………周承釗等二人 (93)

更好地用阶级观点讲古典文学……………陈寿立 (95)

先秦散文作品讲授中的一些问题……………陈寿立 (99)

为什么厚儒轻农?……………北京师大(未署名) (103)

“仁”……………吴济时等五人 (107)

庄子还在中文系…………… (109)

文学史教学会把我们引上什么道路?

……………曲令启等四人 (113)

谈谭先生讲的汉赋……………冀肇兰等二人 (116)

从“曹操的世界观与创作的矛盾”

谈起……………丁子人 (119)

譚先生的語言艺术分析	楊光榮 (128)
也談作品的選講問題	鄧 堪 (130)
對梁先生的《唐宋文學史講義》的幾點 意見	龔肇蘭等二人 (133)
中國文學缺乏靈魂	王國明等二人 (137)
梁先生文學史中的韓愈	劉延年 (141)
試談中國文學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陸廣智 (143)
徐先生是用什麼標準選取古典文學 作品教材的	徐秉偉 (148)
怎樣看柳永的詞	王德樞 (151)

就中國古典小說的藝術傳統問題看徐先生 的資產階級觀點	北京師大中四(未署名) (154)
孫悟空“懷才不遇的苦悶”	北京師大中四(未署名) (156)
《文學概論》與《紅樓夢》	趙傳謨 (160)
章先生在講授《中國文學史》中有什麼 問題?	鄧長孫等五人 (173)
對中國文學一年來教學的意見	北京師大政二《為了紅》 (177)
我們對如何解決中國文學的“厚古薄今” 的看法	北京師大西南樓312室 (183)
再談中文系的“厚古薄今”傾向	張永隆等二人 (188)

文学教学中的资产阶级观点和方向问题

..... 孙克煜 (193)

从学年论文工作上看我系教学工作中

几种坏倾向 周承釗等五人 (196)

一封写在大字报上的信 董庆炳 (199)

给古典文学教研组的老师们 李启华 (203)

难道要培养古董赏玩者? 王旦风 (208)

看看这是不是文学史教研室的大

西瓜 陈貽敏等五人 (209)

烧掉我的腐朽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

感情 徐士年 (218)

明确方向, 向前迈进! 《文学遗产》编辑部 (225)

中国文学教学中两条道路的斗争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厚古薄今問題

吳 协

自双反运动开展以来，北京大学中文系“厚古薄今”的傾向被揭露出来，它的严重性是聳人听闻的。有个教研室制訂了一个培养研究生的条例，其中罗列了大批書目，并規定在几年內念完，可說是严格极了，然而沒有只字提到馬列主义，道道地地是个“白色条例”；一位文艺理論教授給研究生开的参考書目中，竟然出現了《聖經》；至于教授們在講課中的“崇古非今”，以欣賞的頌揚的态度对待古典文学中的封建糟粕，則更为普遍了。几千几万张大字报惊心动魄地提出了这样一个問題：社会主义大学的中文系究竟要給国家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材？

正象許多大字报所揭露的，这种文学教学中的“厚古薄今”傾向，不但不能使同学从古典文学中吸取“精华”，为今天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服务，相反的倒有不少人被“古人”拖住了后腿。一个庄子就給同学带来了无穷危害，听过庄子課后，一位同学說：“过去我只感到人生无常，世事渺茫，但总找不到答案，听到庄子課后便頓然明

白了，一切都找到了归宿，找到了答案。”至于經常以欣賞的口吻談論“天堦一指也，万物一馬也”、“人生天地之間，如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的，則為數更多了。甚至于還有用莊子的“無為而治”的理論來抗拒組織給他的教育，有個同學犯了錯誤受了組織處分，不但不深刻檢查自己，反而認為這是“有為而治”的結果。還有人覺得“生即是死，死即是生，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生與死原無多大的區別，何必苦苦地為人世奔走呢？竟有人訂了在四十六歲時自殺的計劃。封建階級的“至聖先師”孔子的地位在同學中也慢慢提高了，在鬥爭右派時，有的同學應用孔子學說，對右派講“仁”，看到鬥爭右派時鼻子發酸，處理右派時，提議對右派也實行“有教無類”。更嚴重的是教授講課中應用的一些超階級概念：“布衣”、“傲骨”等等，已經被右派當作反黨的武器了。而作為這種“厚古薄今”的普遍結果的則是很多人鑽入故紙堆中，脫離當前鬥爭。有人說：“人生怨惱原凡塵，何必費神求通今；管他世人亂紛紛，怡然自樂古詩境。”這些人不願看現代作品，認為藝術性差，不夠味，說新文學沒什麼成就，而對《紅樓夢》、《約翰·克利斯朵夫》等則特別感興趣，甚至為之流淚。

這種情況的產生，許多教授對古典文學採取無批判的態度，甚至對落后的東西公開頌揚，是應負直接責任的。如一位講文學史的副教授，特別喜歡莊子，在六小時的講授中，他用了五小時介紹莊子的“本體論”、“清淨無

为論”，等等。講来娓娓动听。而那些象是裝飾品的批判，則連十分之一的時間也不到。例如他这样講到庄子的处世态度：“庄子对人非常世故，常常走中間路綫，不左不右，不前不后，采取不得罪人，不致遭禍的态度。”然后朗誦了庄子的一段文章：“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間。……”再后得出結論：“现实生活是千变万化的，非常复杂的，在不同的情况下采取不同的应付办法是應該的。”有位同学在和別人辯論时說：“我看这并不是圓滑，而是庄子依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态度。”似乎庄子也在运用辯証法了，这完全是这位副教授言論的翻版。这位教授在講《史記》时，对荆軻、田光等人也推崇备至，只欣賞那种“以国士待我，我則以国士报之”的封建关系，公开宣揚“士为知己者死”，說“死要死得值得，有价值，为知己者死是值得的”。只要想一想右派分子陈企霞是如何提倡“士为知己者死”的，就可想見它給同学带来的危害了。另外有一位副教授，在課堂上公然的宣传一些庸俗的、色情的东西。講《紅樓夢》时講宝玉与妙玉的曖昧关系，就講了半节課，甚至还考証出妙玉在爱情上是个“中右”分子。解释李煜的詞《菩薩蛮》时，說：“这首詞是写小周后偷情。”至于說些什么“温庭筠长得很丑，有一次去嫖妓院，被打掉了牙齿”，等等。这是一种赤裸裸的资产阶級腐朽人生觀的自然流露。

形式主义的、随意渲染的所謂艺术分析，是教授們向

同学灌输资产阶级思想的另一条重要途径。这些教授常常用輕蔑的口吻非議用馬列主义文艺理論来分析艺术作品的人,以自己懂得“艺术分析”为驕傲。什么是“艺术分析”呢?那就是抽出一个作家的一首诗,或者一首诗中的一句,甚至一句诗中的几个詞,作玄学式的發揮。比如“可怜閨里月,常在汉家营”中間提到一个月亮,就可講半天,王維的《渭城曲》,四句二十八个字,可以講上两节课。而这种“艺术分析”的具体內容,則往往神秘化到难以理解的程度。对于王昌齡的一句詩:“秦时明月汉时关”的意境,則是这样分析的:“只有秦时的明月才能理解汉时的关;只有汉时的关,才能与秦时的明月相配。”在王維的《渭城曲》中又分析出了“酒”和“路”的“断續和連綿的永恒矛盾”来,听了这种玄学式的分析,无怪乎同學們說:“听完課后覺得大梦初醒,而回忆起先生所講的东西也象梦境一样迷惘模糊。”在学期結束的时候,这位教授把《湘夫人》中“洞庭波兮木叶下”一句中的“木叶”两个字又整整講了一堂課,联系到古往今来有关木叶的詩和詞大講特講。这种分析表面看来似乎不涉及思想內容,而实际上这种形式主义的、主觀随意的分析正是作为文学的馬克思主义分析的对立物而出現的。有一位同学專門写了一份大字报,說他如何受了这种艺术分析的影响。自从他听了那关于“木叶”的有名的一課之后,他就花了一个月的功夫專門搜集关于中国詩歌中用雪花作比喻的例

子。又花了不少時間搜集以流水喻愁恨，以楊柳代離別等一類例子。最後又用了半個月的時間循着“木叶”路綫作補充。這位同學寫道：“在這種純美的欣賞之下，我逐漸對作品的人民性、思想性的探索產生了反感，認為這是虛浮、空洞、沒意思，認為在人民性、愛國性上兜圈子，正是幾年來庸俗社會學產生的原因之一。”至於這種藝術分析對同學的審美感所起的不健康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

講課中更普遍存在的一種現象是繁瑣考證。這一派只承認考據是“真學問”。一位教文學史的副教授在課堂上向同學介紹說：“研究文學史的方法是分清主次，鑒別材料。……誰的材料占有得多，誰就能有成就。”不提在研究文學史時必須以馬列主義為指導、為根本的方法，也不提考據對研究文學史究竟起多大作用。考據在這些教授的眼中實際上已遠遠不止是一種方法，而是目的本身了。另一位講師也在課堂上對同學作這樣的宣傳：“研究中國古典文學主要是看誰占有更多的材料，只有你比別人材料多，就能超過別人，駁倒別人。……為了發掘新材料，有人去古墓中臨壁畫，也是可以理解的。”鼓勵學生往故紙堆里鑽，學古人那樣“皓首窮經”。這樣在課程的講授中就很自然的充滿了毫無意義的繁瑣考據。一個文學史副教授講《離騷》的開頭兩句，考證屈原的遠祖近宗，就花了两節課；講到筆就講雞毛的，羊毛的，狼毛的，以及日本人的筆和中國人的筆是怎樣的不同的。這一位副教授講

到周代散文的发展时，就联系到中国字，从中国字又联系到中国字的艺术，最后又联系到一个清朝的書法家风流才子宋湘如何用他的書法玩妓女的故事，正文还不及那个故事的四分之一。这个例子典型地說明了这些教授心灵的空虚。繁瑣考据在一些专门化的課程中就更为严重了。一位开《楚詞》专门化的教授，光証明“摄提”非“摄提格”、“彭咸”即“彭鉴”就化了好几个星期。講《聊斋》的教授繁瑣地考証故事来源，作家生平，五分之四的时间过去了，还没有分析到作品。全国轟轟烈烈开展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对这些教授没有起多少作用，有的教授照样在課堂上向同学宣传：“考据是北大的光荣传统。”对刘师培这样的旧学者頌揚备至。他們走的仍然是资产阶级的学术道路。所起的作用当然也不会和胡适当年举起“整理国故”的白旗时有什么不同。

再有一种现象就是乱貼标签，初看起来，这似乎是教授們不能熟練地应用馬列主义文艺理論所产生的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意图好象是好的。但是分析它的实质，就可以看出情况并不是这样，在这种乱貼标签的背后隐藏着对于馬列主义文艺科学的极大輕蔑，因为这只是为了順时代之潮流，給自己的落后面装潢一下而已。如一位副教授对《古詩十九首》中的消极頹废思想本来就很欣賞，而在上面却貼上了“高度的艺术性”、“高度的思想性”、“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的标签。另一位教授在分

析王績的詩《野望》時，說這首詩“可作為世界觀與創作方法矛盾的例子”。這就將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也作了歪曲。至於亂用典型性、形象性等概念，這種例子就更多了。他們有他們自己的典型論：“典型就是更集中更有普遍性。”比如說“勸君更進一杯酒”中的一杯酒是什麼“千古送人的最典型的一杯酒”（發揮半小時），曹操的詩“山不厭高，海不厭深”中的“山”和“海”又是什麼最典型的“山”和“海”，因為山的性格，是越高越好，水的性格是越深越好，這種解釋，真使人無法理解。

“厚古薄今”和“厚今薄古”是貫串在文學教學中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一條路綫的鬥爭。在這場鬥爭中，一切資產階級的——包括修正主義的文藝觀點，必然也同時在其中起着先鋒作用的。一位開《紅樓夢》的教授在開場白中就向同學介紹了一下學習《紅樓夢》的方法，他說：“首先要感受，不要先把‘小刀’（指文藝理論）放在棹上去解剖作品。只有先感受後才能去研究它。因為，你雖然是研究者，但畢竟是人。”這無異是一開始就解除了學習者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武裝。並且偷偷地向同學灌輸了資產階級的“人性論”，因為在這位教授看來，人好像都是一樣的，沒有什麼階級之分，好像所有的書對於所有的階級都是起着同樣的影響似的。當然這樣的事情是不会有有的：或者是你站在先進階級的立場批判地接受古典文學中的民主性的精華，或者是你完全被俘虜了過去，而